

●林哲

华艺出版社

凤★头★正★健★才★女★书

不相信

爱情

FENG TOU ZHENG JIAN CAI NU SHU

●林 哲

不相信爱情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相信爱情/林哲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11
(风头正健才女书) ISBN 7-80039-740-8

I. 不…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5451 号

不相信爱情

林 哲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

850×1168 1/32 8.75 印张 189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740-8/I·492

定 价: 11.40 元

引 子

那是一个祥和的秋日，平平备完下周的课，放下笔向窗口走去。窗外是永远生机盎然的校园，小树林里有读书或散步的学生，运动场上有激烈的球赛。这一切是平平所熟悉的，仿佛已成为家中静止的画片。她更喜欢伫立窗前空茫地眺望着，自由地遐想，喜欢这一份飘渺的感觉。多少莫名的压抑与渴望都会在此刻消释。

她想起一个男人，一个给予她许多，又榨取她许多的男人。不，是一个男孩子，一个叫她牵肠挂肚的男孩子。一如母亲牵挂儿子，姐姐牵挂弟弟。

或许应该给他写封信，寄给在洛杉矶的朱珊，朱珊总能找到他。可是写什么呢？

经常在伫立窗前的时候想起应该给超凡写信，每每因不知该写什么而作罢，算来与超凡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

小多多放学回家，照例将信箱里的报纸带回。

平平接过报纸，凝视着小多多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

不禁又一阵恍惚，时空错乱了，站在眼前的分明是儿时的超凡。小多多太象超凡了！或许这就是他远走他乡异国真正的原因？

报纸里滑出一封信，由那娟秀的字体，平平知道是朱珊写来的。

朱珊告诉平平，她结婚了，丈夫是一个颇为殷实的房地产商，年纪大了点，既不幽默也没有什么情趣；不过她不会后悔做这样的选择。其实第一任丈夫就是这样的人，但那时候还有一点浪漫情怀，所以才会跟超凡私奔而去，成为超凡生命中众多女人里唯一的合法妻子……

朱珊写了很多关于这次婚姻感想、感慨，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写道：

一个月前，超凡在墨西哥边境遇车祸死亡。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

超凡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三十多年前他的母亲为他取名超凡寄予了多少期望，就这悄然死去，如同沧海失去一滴水般无足轻重！甚至在他唯一的合法妻子笔下同样无足轻重！

不知过了多久，平平发觉了自己的麻木，真应该抱住小多多痛哭一场以表达哀悼之情，却做不到，平静得就象也已经死了。

是呵，一个痛苦的灵魂终于找到了解脱之道，没有理由为此悲痛欲绝。

一切如故。

丈夫下班回家，三口之家温馨的晚餐后围坐电视机前看肥皂剧。

待小多多睡下，平平告诉丈夫：超凡死了，死于车祸。

丈夫反而受到了不小的刺激，怔了许久感慨道：“人生无常”，他摸了摸小多多的大脑袋：“但愿他能比我们这代人幸福……”

平平再次发觉憨厚的丈夫实际上要比她想象的和了解的深邃得多，同时她深深地为丈夫博大的悲悯之心而感动。她从背后抱住丈夫，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流下两行热泪。

……

过了些日子，小多多放学带回一包沉甸甸的邮件，邮件上没有寄信人的落款。

平平揭开一层层包装纸，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摞手写的乐谱，扉页上写着：

《记忆》

——一个男人的忏悔

献给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女人

平平信步走到窗前，凝神眺望，依稀听到悲怆哀婉激越的交响乐从遥远的地方飘忽而至，将她带到记忆中，音乐静场，沉甸甸的寂静中划过一声火车的汽笛声，一声叫人心碎的悲鸣……

……

第 一 章

汽笛拉响，破旧的火车开始喘息蠕动。站台上仍然人群蜂涌，在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上滚动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包袱卷。将镜头推近，可以看到一张张因无奈而显得额外沉着冷静的脸。千人万人一模一样的神情。喜怒哀乐在那个年代已经被遗忘了。

这些画面二十余年之后出现在平平记忆中是如此全面、如此清晰。其实那时候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弱小的身子夹在外祖母外祖父中间，挤着操着被四周的力量推上火车，好一会儿才看到窗外流曳的农田，从记事开始不曾离开的省城已经离得很远了。

省城新近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据说要把省城变成彻底的“红海洋”，于是在通往北部山区的铁路干线有了放逐“黑

五类”的专列。

两个舅舅各自带着家人早些时候在一片口号声中离开了省城，儿时的玩伴、表兄妹们都走了，留下平平一个守着年迈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有一栋空荡荡的老房子。平平难过了很久，或许这比亲眼目睹红卫兵抄家、贴大字报所受到的刺激更为强烈。十天前一纸通令由居委会主任送到家里，通令要求他们迁往北部山区南静县。外祖母为此一夜一夜地边收拾东西边流泪，外祖父一声声长叹：南静，南静，一言难尽。

平平记得行前她有点兴奋，悄悄找出地图看南静县离两个舅舅下放的地方有多远。省城太压抑太沉闷，自表兄妹走后她几乎没有同龄朋友，既自卑又自尊，生长在“黑五类”家庭如同先天残疾的孩子，背负着来自基因的“原罪”，本能地将自己紧紧地包裹封闭起来，以沉默作为自我保护的盾牌。古老的省城没有任何值得平平留恋，而那个“一言难尽”的地方却因陌生遥远叫她生出许多幻想，充满憧憬。

车厢里挤得象沙丁鱼罐头，密封的铁皮里空气稀薄而浑浊。至今想起来都会窒息。

外祖母说过当年母亲送平平回老家坐了七天七夜火车。关在“罐头”里，平平的心有点酸楚。好久不见妈妈了，她和继父一道被关在另一座城市的“牛棚”里。

外祖父的哮喘病犯了，上气不接下气，嗓子里发出咿咿尖叫象吹哨子。

外祖母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药片送进外祖父嘴里。

平平夹在他们中间站着，想转过身根本不可能，她害怕了：照这样站下去，外祖父会不会死掉？

一个搂着孩子坐的妇女站起来，“老先生，来，请坐

……”

四周的人好一番挪动才让外祖父坐下。

那孩子站在平平身旁，比平平矮大半个头，好大好大的脑袋，好大好大的眼睛。他紧紧地揪住母亲的衣襟，睁着一双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

“你会下军棋吗？我有军棋……”大头男孩说。

他们已经站了很久很久，这中间发生了一些插曲，有人小便急了实在挤不动，车厢里的厕所早已不存在，那里也站满了人，只好拉开窗户朝外撒。有个妇女干脆尿在裤子里。人们依旧沉着冷静，表情麻木而坚忍。

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即使刚才外祖父一口气接不上死了，也算不了什么。

多少年之后，平平在舒适的家里，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看一部外国战争片——逃难的马车上，神情麻木的妇女怀抱婴儿，婴儿从她手里滑落摔到路边，做母亲的只是抬了抬眼皮。

这个妇女一定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再死一个婴儿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电视屏幕的画面曾经勾起平平许多回忆，好一番痛定思痛。

她永远不会忘记小男孩那双眼睛透出的热情与专注，当时很少有人这样凝神注视她，所有人都心事重重、目光呆滞，外祖母最疼平平，也很少注意到她，只是偶而怕把她弄丢了似的突然抓她一把。

平平告诉男孩她会下军棋。

男孩大脑袋一甩，“我们来下！”

“现在？”平平茫然了。

“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有一盘棋在脑子里，你说一步，我说一步……”

平平摇头道：“我不会。”

小男孩显得很失望，沉默片刻开始自说自话，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芝麻芝麻快开门……

唤起平平兴奋而好奇的感觉，她默默地试图背一遍那一长串奇怪的名字，却怎么也背不全，平平一直以为那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阿里巴巴四十”。

小男孩读过好多书，让平平羡慕不已。在红卫兵抄家之前外祖父藏书不少，但他绝不让平平阅读任何与功课无关的书。书读多了会当“右派”，从小家里人就这样教育她。

平平原先不叫平平，三岁那年母亲送她回老家外祖父替她改了名字，希望她平平安安，平平常常。

她平庸平常，面对聪明博学的小男孩总感到自卑。自卑的情绪在他们漫长的交往中始终存在着。

傍晚，列车在一个山区小站下了一批人，车厢里松了许多。

外祖母腾出座位让小男孩的母亲坐下。

“你们也去南静？”

她没有回答，两眼出神地瞪着。平平坐在对面，看到的是一张很美很冷的脸，如同没有生命的雕像。

小男孩却兴奋起来，“我们去南静县南坑公社，你们呢？”

“我们也是！”平平叫道。

“妈，他们跟我们去同一个地方！”小男孩推了推母亲。

母亲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我有军棋、象棋、还有围棋，”男孩说，“我爸爸下棋下得可棒了！”

外祖母摸了摸他的大脑袋，夸他聪明，问他爸爸是不是也去南静。他说：“我爸爸死了，妈妈说他要睡一百年才能醒来，我真怕一百年以后爸爸不认识我了……”

平平觉得他的想法很奇怪，脱口道：“死了就没了……”

外祖母一巴掌捂住她的嘴，“胡说！”

小男孩愣了，目光呆滞，不再说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多害怕死亡、对死亡了解得有多清楚，只是无法泯灭一份幻想。

车厢里死一般沉寂，灯火昏暗，火车不停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窗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

当窗外重新出现一轮惨白的月亮，火车已经走在湍急的溪流旁。

外祖父朝窗外看了看，瞬间老泪纵横，凄然道：“阿英就死在这条溪里……”

外祖母黯然垂首，两年来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想到大姨妈阿英，外祖父都会不可克制地痛哭流涕。

姨妈写一手好字好文章，二十岁出头大学毕业在省报当记者，五十年代可谓红极一时，一九五七年成为全省人民口诛笔伐的大右派，被放逐在山城一直到前年跳溪自杀。

外祖父认定她是被她的儿子田逼死的，她为她的儿子付出生命的代价。

“文革”开始，田已经上中学了，曾经当过“红卫兵”团长，因为母亲是“右派”不能去北京接受领袖的检阅，姨妈让田发表声明断绝母子关系，田看到一线希望连夜挥毫写数

十份所谓“严正声明”贴满山城。可是这样做并不能改变田的命运，最后连红卫兵也当不成了。他悲观失望至极，“文革”前田是自信自负的，雄心勃勃渴望成为流芳千古的伟人，他有着来自母亲的遗传，聪明过人、写着一手好字好文章。

春雨潇潇的夜晚，田去找母亲，他的母亲住在机关食堂的仓库里，雨水夹着泪水流在田那张还显得稚嫩的脸上，他说妈妈你根本不该生下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是你的儿子。母子抱头痛哭。深夜，母亲送儿子回家，她冒雨在远处看家里灯亮灯灭之后，径直向环绕山城的溪流走去……

许多天过去，在山城下游的小城有人看见一具面目全非的女尸，当田的父亲赶去的时候，女尸又不知漂向何方了。也许随溪流汇入江河葬身鱼腹，也许被哪个好心人捞起来草草掩埋……

就是这个多雨的季节，外祖父在“学习班”交待完“历史问题”，突然要去山城看阿英，非去不可，“革命委员会”仍要求他定期去汇报思想，但谁也阻挡不了他去山城的决心。他梦见了阿英，梦中的阿英死了成了孤魂野鬼找不到家门。他被这个梦纠缠得很苦很苦。外祖父到山城也是雨夜，阿英果真死了，果真成了孤魂野鬼，他给了田一个耳光，奔向雨夜，踩着泥泞的山路为女儿招魂。几十年笃信基督教的老知识分子突然开始热衷于阴阳界间的对话沟通，他给阿英写了很多信，烧了很多信，相信那闪闪的火光可以将信捎到阴间，让阿英知道亲人爱她，想念她。

……

列车依然行使在溪流畔，外祖父越哭越伤心，男人不会

第一章

放声痛哭，但那压抑的悲泣更叫人肝肠寸断。

平平忍着泪水，她已经习惯于忍着泪水。外祖母总是这样强忍着泪水。

小男孩依偎在母亲怀里，大眼睛瞪着，黑黑的眼眸流露出与他的表面的懵懂以及他幼小的年龄截然不同的成熟。

（许多年之后，经历了许多事情，平平才对王超凡的双重性格有所了解。）

小超凡知道老人在哭死去的女儿，他害怕极了。他养过金鱼，金鱼死了，可他总相信那小生命只是翻过肚皮睡觉，不肯捞起来扔掉，金鱼腐烂了，臭了。

死是最可怕的毁灭。

爸爸从歌剧团顶楼跳下来，妈妈没有让他看血淋淋的场面，但比现实更为残酷的场面频繁地出现在超凡的梦里。他变得更加懵懂更加固执，常常毫不闪烁地告诉所有人爸爸带团去外地演出，尽管在他天天出没的大院里贴满大字报写着父母的名字，他都看不到。有顽童指着大字报，“你看，你爸爸畏罪自杀，你妈妈是反革命！”超凡很认真地阅览一番，然后很认真而坚定地说：“没有，什么都没有。”许多人认为这个男孩已经疯了，连他的母亲也疑虑重重。

.....

平平靠在外祖母臂弯里睡一觉醒来，小男孩正睡着，他的母亲已经跟老人熟络了，说到了什么伤心事，脸上残留着泪痕。

外祖母告诉平平男孩名叫超凡，比她小两岁。当年平平

十二岁。老太太开始发愁，愁山里没有学校，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怎么办？

外祖母总是发愁，就象南国阴雨绵绵的天，每时每刻担心着不幸的降临，“文革”荒乱岁月，她的子孙流离四方，每一个都牵着肠挂着肚。

平平象怕雨天那样怕外祖母的许多愁。她天真地以为搬迁可以改变一切，列车的终点南静县不会有雨天，外祖母再也不用发愁。

天亮了，平平看到南静的山、南静的水和南静的太阳。全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平平兴奋地哼起歌谣。一程长途汽车，一程拖拉机，太阳下山之后一行老少才到达他们的落脚地。那是一个山坳，一栋简陋的土屋等着他们，里面铺着干草四壁空空。没有水，没有米，没有烧火的柴，灶头上安着一口洗澡盆那么大的锅。

怎样才能把这里变成真正的家？

外祖母又开始发愁。

平平隐隐感到这次搬家意味着灾难的开始。她坐在干草堆上发呆，天黑了，下意识地将手伸向门后摸灯绳，摸到土墙，落下许多渣土，回头一看，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灯，没有电！“哇”的一声哭起来。

一筹莫展的大人已经顾不上安抚孩子，这时，超凡走来，在黑暗中握住平平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

（莫非就是这黑暗中的一握，注定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二

地图上的F省靠海，称之为东海之滨，但平平 and 超凡都不曾看到故乡的海，记忆中只有那沉甸甸的山。在南静山坳捱过的漫长岁月，致使他们成年之后对大山仍心有余悸，纵然是名山大川也不会激起兴趣。

山，压抑、沉闷，它仿佛是无所不在的强大意志，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走一步路都要接受它的考验。

平平 and 超凡每天清晨要带着干饭团翻过一座山去上学，傍晚再翻过一座山回家。学校是一间破土屋，几个年级混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他们刚插班上课的时候吃过那位女教师的喜糖，新郎在县城工作，后来丈夫变心要离婚，女教师整天举着红肿的眼睛靠在教室门框上黯然发呆。她没完没了地让学生抄书，他们抄到小学毕业去镇里读中学，老师的婚变仍然没有闹完。

外祖母外祖父很快就适应了山里的生活，他们神态怡然地养猪养鸡放牛，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仿佛与生俱来就是山坳里的人。

超凡的母亲不然，她一落脚就筹划着往外跑，有时候跑到县城、省城被抓回来，最短的一次只跑到公社就被民兵抓回来，押回来少不了要挨批斗。批斗会在晒谷场上开，陈淑仪总是咬着嘴唇瞪着一双既坚定又彷徨的眼睛，似乎告诉人们她还要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跑。

超凡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关于母亲的最初记忆不是温馨

的催眠曲，而是如此壮怀激烈的场面。在省城母亲也总是要跑，跑去她的老家江苏，跑去北京告状。超凡曾经偷看过锁在箱子里的状纸，厚厚一本，记载着母亲家族的血泪沉冤。

那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晒谷场上又开会批斗被民兵抓获的陈淑仪，小屋里只剩下平平一个人，独自难过了很久，发觉隔壁厨房另一间屋亮着灯，蹑手蹑脚走进去，只见超凡若无其事地坐在油灯前，木桌上铺着一张画着琴谱的厚纸板，十个手指头灵巧地在琴键上滑动着。平平再走几步，看到超凡脸颊，看到丰富的表情，她知道他沉湎在想象之中。对超凡来说那是比真实的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有声有色，辉煌灿烂。

超凡每天都在这部“钢琴”上练琴，专注投入。这是父亲生前最后的遗作，父亲对超凡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他成为伟大的钢琴家，在超凡三岁的时候，父母借债为儿子置钢琴，一年后小小的超凡开始登台表演，每一次都由报幕员抱他坐上琴凳。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砸了钢琴，他学会了用想象捕捉琴声。

十个手指剧烈地滑动着，突然停下来，一切都静止了。过了许久，超凡的眼睛缓缓睁开，睫毛上缀着晶莹的泪花。

看到站在身旁的平平，他并不觉得突兀，她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超凡长高了，来到山里三年，个头追上了平平，天真的神情全然不见了，愈发显得懵懂，越来越多地躲进那个只有他自己能够感知的精神世界。

超凡望着平平，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新奇，好象初次与一位陌生的小姑娘邂逅，令他耳目一新。

平平感到慌乱羞涩，前些日子刚刚经历少女的初潮，外祖母煮了两个鸡蛋给她吃，告诉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人了。大人了！平平觉得自己身上多了点什么，同时又少了点什么，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莫名地想哭。超凡拉住平平的手，眼神有点异样。

小油灯一点点暗下去，超凡的眼睛却更加炯炯有神。他说：“平姐，你的手真好看……”

平平不明白他为什么只夸她的手，难道我的脸不好看？她更不明白他哪来的好情绪，他的母亲正在挨斗，换作她不知会怎么哭呢。

超凡喜欢每一个姑娘都是从手开始，每一双手都有个性和独特的美感。

平平的手是他喜欢的第一双手，柔软浑圆，一如她温柔宽厚的性情。

灯油烧干了，灯芯灭了。

平平忽然有点害怕……

窗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外祖父外祖母陪着陈淑仪回来，没有交谈说话，只是默默地陪着她，尽可能地陪着她，想必是怕她象他们的阿英那样一头扎进溪流。山下有湍急的溪水，水流蓄在很深的山涧里然后分成几支小溪向东流去。山里人，特别是山里的女人似乎格外轻贱生命，夫妻怙气婆媳口角，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闹出人命。

外祖父将炉膛的火烧起来，为陈淑仪烧水做饭。

平平躲进小屋，裹着蚊帐帘悄然哭了很久，她理不清自己为什么哭。